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七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張所　鄭剛中　胡閎休　劉子羽
柳約　胡世將兄唐老　呂祉翟興　孫昭遠
曾孝序　陳求道　劉晏　陳淬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靖康初爲監察御史事見李綱傳高宗即位遣所按視陵寢還疏言河東河北天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師有五利又

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乃改兵部郎中尋責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後李綱入相薦所乃借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許便宜從事所入見條利害賜五品服遣行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事付帥司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爭於上前伯彥語塞所方招來豪傑以王彥為都統制岳飛為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所落職嶺南安置卒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進士甲科累官殿中侍御史剛

中由秦檜薦于朝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歷禮部侍郎爲四川宣撫副使剛中治蜀頗有方略秦檜怒其專擅令侍御史汪勃奏罷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隸宣撫司不棄牒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不棄頗求剛中陰事言於檜檜陽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匕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責桂陽軍居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徙封州卒

胡閎休字良弼開封人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閎休著兵書二卷靖康初仞知兵科閎休應試中優等補承信郎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兩官湖湘盜起或

曰招之便或曰討之便閎休作致寇禦寇二篇言天地之氣先春後秋招之不伏則討之岳飛為招討使辟閎休為主管機宜文字以誅鍾子儀功進成忠郎飛被誣死閎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

劉子羽字彥脩崇安人父韐在忠義傳宣和末歷衛尉丞韐守眞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祕閣韐死難免喪累除樞密院檢詳文字建炎中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

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瓊竟伏誅浚以此奇其材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除徽猷閣待制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事方急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

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進退失計悔將何及浚然子羽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軍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子羽命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紹興元年金人復聚兵來攻再為玠所敗浚移治閬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二年玠以秦鳳經略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閉糴二鎮病之玠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

商輸粟二鎮遂安除寶文閣直學士是冬金人犯金州三年春王彥大守退保石泉李守羽亟移兵守饒風嶺馳告玠玠馳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絕出玠後玠遽邀守羽去守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守羽焚興元退守三泉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牙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守羽于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張浚欲移潼川守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

人必不南浚乃止撤離喝由斜谷北去浚雖劾師李全
劉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興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
俱罷尋為言者所論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吳
玠始爲裨將不知名子羽獨奇之薦於浚至是玠訟子
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詔聽子羽自便明年復元官與
祠張浚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令諭指西帥以
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歷徽猷閣待制知泉州七年淮西
酈瓊叛張浚罷相八年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上批出
白州安置趙鼎同號中論及結吳玠事今方倚玠恐不
自安同號再上以散官安置漳州十一年張浚薦復元

官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金人議和復徽猷閣待制
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復與祠卒弟子肅子珙並有傳
柳約字元禮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學官爲
霸州教授歷辟雍禮殿親宅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
爲辭粹微大爲學者師慕靖康初自監察御史兼權殿
中侍御史論三鎮不可棄改官再進左司員外郎父喪
終以直顯謨閣充御營司參謀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
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毋退以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
閣知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北
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潰中屹保孤城

悉力捍禦境內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
會亡嘉其忠進右文殿修撰再詔褒獎其備禦保綏功
充集英殿修撰召對嘉勞再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感激
盡言凡例外宣索皆熟奏不進論吳幵等罪未正非所
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
之患皆人不敢言者遣使高麗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
言者誣以事罷奉祠居七年復秘閣修撰金人歸侵疆
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所顧既而金人渝平傳檄河
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
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約天

性至孝母病甚泣禱于天願損壽以益親母尋愈約先母兩月卒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人宿之曾孫崇寧間與兄唐老同登進士第歷兵部侍郎尋以樞密直學士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是軍儲困於遠輸半歲始達世將奏用轉般糴運之法公私便之紹興九年以寶文閣學士宣撫川陝明年除端明殿學士又明年秋朝廷復用兵會母喪命起復遂復隴州破岐下諸屯又取華虢兵威稍振以疾除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五十八

唐老字俊明歷官殿中侍御史當金人再犯京師也唐

老請對曰城危矣康王北使爲河朔士民留不得進殆天意也請就拜大元帥俾召天下兵入援宰相何㮚是之遂遣秦仔持蠟書詣相州拜王河北兵馬大元帥京城破金人根括金銀分命朝臣董之以臺臣糾察唐老預焉出知無爲軍高宗嗣位遂僞命之臣坐降 官先是金人怒民間多匿金銀杖唐老幾死以疾得免稱臣於僞楚至是唐老不自言故例從貶秩建炎二年 知衢州苗傅敗走亂兵犯城唐老戳却之以功進秩未幾進徽猷閣待制充兩浙宣撫司參謀官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杜充降金建康失守潰卒戚方等趣鎮江唐老

度力不敵困撫之無何方欲犯臨安妄言赴行在請遣
老部衆以行唐老不從遂遇害詔贈徽猷閣直學士謚
定愍時安撫司機宜鄭凝之亦以兵死詔官其家一人
凝之戩孫也
呂祉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建炎中為右正
言以論事忤執政出通判明州紹興中歷直龍圖閣知
建康府祉與通判吳若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充共議作
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累遷兵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謀
軍事往淮西撫諭諸軍張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罷
之乃命行營左護軍前統制王德為都統制又以統制

官鄜瓊爲之副瓊與統制靳賽皆故羣盜與德素不協祉還朝瓊與德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命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數月復命祉往廬州節制之瓊等復訟德祉諭之曰儻能立功雖有大過亦闊略況小嫌乎當力爲諸公辨之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其兵權其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朝廷命張俊爲淮西宣撫使置司盱眙楊存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爲制置司廬州召瓊赴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知許事

間之朝廷邪祉爲瓊所執瓊遂渡淮降劉豫擁祉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祉下馬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又詰其衆曰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罵瓊等碎齒折首而死時有得祉枯髮之帛歸與中者其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御葬聞者哀之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旌其忠祉同時翟興亦爲神將楊偉所殺

翟興者字公祥伊陽人劇賊王仲起興與弟進殲其黨賊號大翟小翟興以功歷陝西經撫司前軍統制高世由以澤州降金金以爲西京留守興與進提步卒數百

卷甲夜趨洛陽擒世由等斬之進爲殺寇楊進所害興愬死事于朝以興代爲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招討使兼知河南府興擊楊進于魯山縣進中流矢死餘衆潰去累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劉豫將遂汴以興屯伊陽悍之遣將賫書誘興以王爵興斬使焚其書豫乃陰遣人啗裨將楊偉以利偉殺興攜其首奔豫或云賂偉爲内之以兵徑犯中軍興奮擊墜馬死事聞贈保信軍節度使興威貌魁偉每怒鬚輒張在河南累年金人不敢犯諸陵詔賜單名忠護子琮沉勇有父風繼興爲鎭撫使琳閤門祗候進字先之贈左武大夫忠州

刺史皆其後五人

孫昭遠字顯叔其先眉山人元祐間進士建炎元年爲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至洛收集散亡得義兵萬餘人柵伊陽使民入保其冬金人來攻昭遠遣將姚慶拒戰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啓運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金兵益熾昭遠戰不利其下欲擁昭遠南還昭遠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爲叛兵怒反擊昭遠遂遇害官屬無免者追贈徽猷閣待制

曾孝序字逢原晉江人以蔭補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

使過關與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乎流通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衛之時京方行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孝序上疏論之京益怒被竄嶺表京罷授顯謨閣待制知潭州復以論衛事與吳居厚不合落職尋復之連選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訓練士卒儲峙金穀有數年之備金人不敢犯高宗即位遷徽猷閣學士升延康殿學士召赴行在既而青州民詣南都借留許之先是臨朐土兵趙晟聚衆爲亂孝序付將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失利而歸孝序責以力戰自贖定乃以言撼兵卒奪門斬關入孝序出據廳事瞋目罵之遂

興其子宣教郎訏皆遇害年七十九城無守遂陷知臨淄縣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于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縣丞丁興宗亦死之　贈孝序光祿大夫謚威愍訏承議郎餘並錄贈

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以都水監丞金人立張邦昌下令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建炎四年命爲襄鄧隨郢鎮撫以奏兵食不給待命未行自咸寧挈家就食嘉魚值亂兵起迎之蒲圻寓龍堂僧寺未久招撫劉忠叛一夕數千人圍寺驅求道家還嘉魚至茗山逆旅具酒食奉求道爲主將南走湖湘求

道正色厲辭賊怒殺求道妻蔡及二子符侄罵愈厲賊斫其口抉出舌斷之獨符子凱竄山谷得免

劉晏字平甫嚴州人入遼第進士爲尚書郎宣和四年帥衆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賊李進進不戰而降遷朝散郎正彥反晏曰吾豈從逆黨者耶以衆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于浦城晏以所部力戰正彥旣擒世忠上其功遷一官累功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以捍寇寇再至晏迎戰降其衆郡人爲立生祠戚方圍宣城急命晏往援爲賊所害事聞贈龍圖閣待制

子四人立廟曰義烈

陳淬字君銳莆田人紹聖初下第授策西遊將呂惠卿帥鄜延淬戎服往見補三班奉職累遷忠州團練使真定府路馬步副總管金人入真定淬以謫單禦之妻孥八人皆遇害建炎元年擢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種落也擁兵十萬長驅襲恩淬與長子仲剛拒戰賊飛刀及淬仲剛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復圍陳州淬大敗善並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淬為御營使六軍都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戰三捷永城金人犯采石又檄淬回援建康金兵犯板橋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

咏大罵刀交於胸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官其家二人

論曰南渡武專孔棘儒者釋俎豆以戮力其間或特募府或專方面寧非濟特之傑然成敗禍福人固弗能預圖也張所鄭剛中皆以忤權奸竄死胡閎休憤亡岬之冤杜門佯疾劉子羽柳約數遭讒構胡世將以道而死斯固君子所深恨者況呂祉諸人隕身亂賊之手乎

明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鄭望之　王倫孫㭿　宇文虛中　朱弁

張卲　洪皓子遵　邁　崔縱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僅之子登進士第歷駕部員外郎兼金部員外郎靖康元年金人攻汴京望之假尚書工部侍郎俾爲軍前計議使既還金人遣吳孝民與望之同入見望之言金人意在金幣且要大臣同議迺命同李梲再使斡离不遣蕭三寶奴偕梲等還又除望之戸部侍郎同梲再使金營金人拘留望之踰旬會再遣

字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望之得還因盛言敵勢強大我兵削弱不可不和朝廷以議和非策罷望之與祠建炎初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沮損國威以致禍敗責海州團練副使連州居住綱罷望之復起戶部侍郎轉吏部侍郎屢罷屢起終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四贈中大夫

王倫字正道文正公旦之弟勗之玄孫也家貧無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欽宗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遂

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俞下
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宰相何㮚以倫小
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修職郎斥不用建炎元年假刑
部侍郎充金國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見金左副
元帥宗維議事金留不遣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
黃龍府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往黃龍府潛通意
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即位矣久之黏罕使烏陵思謀
即驛見倫語及遼將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
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
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

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益用期必復古盡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黏罕至詰倫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耶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黏罕不答是後使者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相繼至金皆拘之紹興二年黏罕忽自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是秋倫至入對言金人情

係甚悉帝優獎之除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時方用兵討劉豫和議中格二年韓肖胄使金還金遣李永壽王翊繼至二人倨傲以倫充伴使倫與道雲中舊故稍爲禮遂拜詔訖事倫請祠宰相趙鼎請召倫赴都堂稟議倫陳進取之策不合復請祠七年春徽宗及寧德后訃至復以倫爲徽猷閣待制假直學士充迎奉梓宮使以朝請郎高公繪副之入辭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曰河南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以行因附進太后欽宗黄金各二百兩仍以金帛賜宇文虛中等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疑有他謀移文取國書

倫報曰國書須見金主面納若所銜命則祈請梓宮也豫脅取不已會遣者至渡河見撻懶於涿州具言豫邀索國書無狀且謂豫忍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背大國是年冬豫廢倫及高公繪還左副元帥昌從倫等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且言廢豫之謀由已發之帝大喜賜予特異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知閤門事藍公佐副之中間諱日期還梓宮倫入辭引至都堂授使指二十一事既至金國金主亶為設宴三日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為江南詔諭

使偕倫來朝論以哲通古肆嫚抗議甚喧受書之禮久未定多歸罪倫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秦檜議召倫責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倫見通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恐遂議以檜見金使于館受書以歸金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九年春賜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既又以爲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倫至東京

見金右副元帥兀朮交割地界兀朮還燕五月倫自汴京赴金國議事初兀朮還密言於金主曰河南地本撻懶宗磐主謀割之與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勿令踰境兀朮遂命中山府拘倫殺宗磐及撻懶十月倫始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來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耶倫曰比蕭哲以國書來係出上國意使人只通好兩國耳既就館金主復遣紹文諭倫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以貸之還曾無以報反問貳我君臣耶乃遣藍公佐先行

論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拘倫以俟報已而遂以河間遂不復遣人年金渝盟兀朮等復取河南倫猶居河間六載至十四年金欲以倫為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汙以偽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乃就死年六十一贈通議大夫子述與從兄遜間入金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事孝宗錄其孫三人光宗賜謚節愍孫枏知名

枏字汝良有才具其初未有官時以倫故得奏錄遂得

洞通州海門尉乘輕舟入海濤捕劇賊小沙郎并其徒十七人獲之欲成不受賞韓侂冑以恢復起兵端天下思繼好息民乃遣使無成續遣方信孺往將有成說矣坐白事忤侂冑得罪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柟薦乃擢柟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柟以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國故恩及子孫汝其勉旃毋以吾老為念柟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將烏古論孚四人列坐問韓侂冑貴顯幾年矣柟對已十餘年平章財二年耳又問今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四人相顧而笑有完顏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

柟雖持韓侂胄書乃朝廷有旨遣其來元帥府議和宜詳議以報於是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柟持金人牒歸來函侂胄首以起居郎許奕爲通謝使柟爲通謝所參謀官柟自軍前再還議以侂胄首易淮陝侵地從之柟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臣因人成事乞錄信孺功而蠲其過朝論以柟不掩人揚已多之守軍器少監知楚州累官至太府卿告歸以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致仕卒贈寶章閣待制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登進士第歷中書舍人宣和

開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蔡攸童貫貪功開邊將興燕雲之役引安肅處中以虛中爲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論之王黼大怒降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虛中建十一策上二十議皆不報斡离不粘罕分道入侵粘罕迫太原帝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是以有此可奈何虛中請降詔罪己與命虛中掛削其昔謂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又言出宮人罷應奉等事帝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又謂虛中曰卿與姚古師道如兄

弟宜以一使名護其館遂以爲資政殿大學士軍前通
諭使虚中繳趣姚古師道兵令直赴汴京雖僅會姚平
仲刼金營失利虜復引兵過城下虚中縋而入欽宗欲
遣使辨刼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肯行虚中承命即往
都亭驛見金使王汭因持書復議和渡濠縋冒鋒刃而
進既至虜營露坐風埃自巳至中虜乃大露刃周帀圍
繞久乃得見康王于軍中次日侍王至 金營聽二太子
者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人隨虚中入城要越王李
邦彥吳敏李綱曹晟及金銀騾馬之類又欲御筆書定
三鎭界至方退軍令虚中再往必請康王歸虚中再出

明日徙康王還除簽書樞密院事由是又三往金人固要三鎮虛中泣下不言金帥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太原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諸酋曰樞密不稍空我亦不稍空知中國人稱脫空遂解兵北去言者以議和劾罷知青州尋落職奉祠建炎元年竄韶州二年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楊可輔副之尋又以劉誨爲通問使王貺副之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虛中曰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虛中有才藝金人加以官爵即受之與韓昉輩俱掌詞命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金太

祖睿德神功碑進階金紫光祿大夫金人號為國師然因是而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遂密以信義結約金人不覺也金人每欲南侵虛中以江南荒僻得之不足以富國王倫歸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詔存䘏其家檜慮虛中沮和議奏遣其家往金國以牽制之金皇統四年轉承旨加特進遷禮部尚書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獷鹵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平媒蘗其罪遂告虛中謀反鞫治無狀乃羅織圖書為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

謚虎中百口同日受焚死淳熙間贈開府階謚肅愍賜
廟仁勇且爲置後語在宇文紹節傳開禧初加贈少保
賜姓趙有文集行于世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少穎悟既冠入太學晁說之見其
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
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補脩武郎借
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黏罕邀說甚切黏
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
甚悉紹興二年金人遣宇文虛中言和議可成當遣一
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

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意今日覩倖先歸願下使
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
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死者
有銜以爲信今無銜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
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以起與俱金
人迫弁仕劉豫且沐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吾嘗恨不
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乎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弁
固拒驛門忍饑待盡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
易其官終不能屈王倫還言於朝帝爲官其子厚賜其
家後倫復歸又以弁奏從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

曰歎馬角之未生竟消雲窂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帝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十三年和議成升得歸入見便殿升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賜金帛甚厚秦檜沮之僅轉承議郎明年卒升爲文慕陸宣公詩學李義山有聘遊集四十二卷書解一卷曲洧舊聞二卷續骫骳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張邵字才彥烏江人宣和中登上舍第建炎元年爲衢州司刑曹事三年金人南侵命邵假禮部尚書充通問使武臣楊憲副之即日就道至濰州左監軍撻攬命之拜邵曰皆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强弱在曲直今人因復裂地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攬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祚山砦明年又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呼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獲憲遂降豫知邵不屈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後又徙會寧府距燕三千里和議成乃及皓弁南歸升至敷文閣待制罷奉祠卒

年六十一累贈少師卲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許出使因徙屢瀕於死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書誦佛書雖異域不廢初使金時遇秦檜於濰州及歸疏檜忠衛議者少之後弟祁下大理獄將械送卲會檜死得免有文集十卷子孝曾後亦出使歿于金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登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中爲秀州司錄歲澇發廩損直別以青白幟涅民手爲識無紛爭者又邀留浙東綱米以濟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後秀軍叛過皓門相戒不敢犯建炎中張浚薦皓使金即喪次起之皓入對言天道好還金人安

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矣其或者發音訓教之
也帝悅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爲通問使龔璹副
之議國書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抑濮官之命時淮南
盜賊踵起李成用就招即以知泗州羈縻之乃命皓兼
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所部隸皓至南京北過
淮而成方與敵堅壘擅兵圍楚州皓先以書抵成復客諭
堅以大義堅遂強成斂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壽曰
虎口不可入皓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廷餽餉不繼有引
衆建康之語此含垢之時宜優進官秩畀之以京口綱
運如晉明帝待王敦可也帝即遣使撫成給米五萬石

願浩與其黨達坐以稽留取秩皓遂詔臣恢畀以行至
太原留幾一年及至雲中黏罕迫二使仕劉豫皓曰恨
力不能殛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
生鼠狗間黏罕怒流遞冷山流遞猶編竄也惟璹至汴
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
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
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
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
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
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

止者悟室怒欲殺皓皓不爲懼悟室義之皓爲悟室條析和議十事甚至悟室與知燕莫將沮其議事復中止留燕甫一月兀术殺悟室黨類株連者數千人獨皓與異論幾死故得免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語在劉錡傳十一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官因薦皓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之皓有逃歸意乃請于參政韓昉乞於眞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始易皓官竟不能屈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已而復追留七騎及淮而皓已

登舟矣既至入見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
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詔見慈寧宮帝入設簾太后
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退見秦檜語適曰不止曰張
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
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
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
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
兼權直學士院因議事觸檜怒又言室撚寄聲檜怒
甚語在檜傳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饒
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鍔宣言燮理乖繆洪尚書名聞天

下胡不用檜流鍔嶺表譚官詹大方遂論皓鍔劾劉父
更相稱譽罷皓奉祠鍔初不識皓特以從太后北歸在
金國素知皓名耳尋居母喪他言者猶謂皓睥睨鈞衡
終喪除饒州通判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
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
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
之復敷文閣學士贈四官久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
皓留北中十五年不堪其苦然爲金人所敬所著詩文
爭抄誦求鋟梓既歸後使者至必問皓起居性急義當
艱危中不少變同時使者十五人惟皓邵弁得生還而

皓節尤顯博學强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漠紀聞金國文具錄等書子适遵邁适爲相別有傳

遵字景嚴皓仲子也皓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擧號旣葬兄弟卽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以蔭補承務郎紹興中同兄适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擢祕書省正字宰相秦檜子熺爲官長聲欬爲人輕重遵不之附二年弗遷皓出守遵亦乞外通判常婺越三州以湯思退薦復爲正字又兼權直學士院父喪終召對陳父寃曰先臣與龔璹同出疆璹仕劉豫以妄殺兵官被誅

而奏檜贈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
歲乃得歸顧南竄以死臣兄弟又屏跡在外檜不忿忠
逆如此高宗悉爲道誘語所起遂拜起居舍人奏乞以
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
爲一書名曰邇英記注其後乾道間又有祥曦殿記注
寔自遵始遷起居郎兼權樞密院都承旨又拜中書舍
人論者欲復鄱陽永平永豐兩監鼓鑄詔給舍議遵曰
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釐爲三
司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官屬太多動爲州縣之害間
者亟行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

郡守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爲復置便遷至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汪澈論湯思退罷相遵行制無貶詞澈以爲言遂匃去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金人由海道窺二浙朝廷以浙西副總管李寳禦之寳駐兵平江守臣朱翌素與寳異朝議以遵肖薦寳乃命遵知平江及寳以舟師擣膠西凡資糧器械舟檝皆遵供億寳成功而歸遵之助爲多孝宗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詔問宰執侍從臺諫曰敵人來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遵與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

者起居郎周必大共爲一議其略謂不宜直情徑行亦未可遽爲之屈謂宜遣金繒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地如海泗之類則彼亦可藉口而來議矣拜同知樞密院事壽康殿產金芝十二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災異故事諷止之會湯思退爲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史周操策遵且超遷上章致劾上亟徙寘他官遵連章乞免詔與御史俱去以端明殿學士奉祠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前守周操以嘗論遵不俟合符馳去遵追餞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聞者以爲盛德徙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孝

宗諭當制褒其治績且許入覲時虞允文當國有北征
志先調侍衛馬軍出屯其在府者五軍悉送其弩謀築
營砦無慮萬竈張松用不能罷特勑遵同宰執赴選德
殿奏事進資政殿學士以行營卒醉妄言搖衆磔于市
三軍無敢譁有晝入旗亭挺刃椎壚者械付獄驛上奏
末下統帥懼得譴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遵亦坐貶
兩秩未幾五營成復元官仍拜資政殿學士淳熙初提
舉洞霄宮卒年五十五謚文安
邁字景盧皓季子也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
靡不涉貫中博學宏詞科歷勑令所刪定官皓忤秦檜

投閒檜憾未已御史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乞謀遂逐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左司員外郎紹興三十二年金主褒遣左監軍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邁爲接伴使知閤門張掄副之入辭上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邁於是奏更接伴禮數凡十有四事自渡江以來屈已含忍多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體既而高忠建有責臣禮及取新復州郡之議邁以聞且奏言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黄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不可謂實兵部侍郎陳俊卿亦謂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

張而歲幣亦可損矣進起居舍人時議遣使報金聘邁慨然請行於是假翰林學士充賀登位使欲令金稱兄弟敵國而歸河南地高宗親札賜邁等曰祖宗陵寢隔闊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國書呼曰不如式抑令使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初執不可既而金鎖使館自旦及暮水漿不通三日乃得見金人語極不遜欲質留不果邁還孝宗已即位矣言者以辱命論罷起歷起居郎拜中書

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參史事邁與父兄四人皆歷此三職搢紳榮之除知贛州又知建寧府婺州婺軍素無律春給衣欲以緡易帛吏不可則羣呼噪于郡將之治郡將惴恐姑息如其欲邁至衆狃前事至以飛語榜譙門邁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寘之理黨衆相唉擁邁轎邁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預衆逡巡散去邁戮首惡二人梟之市餘黥撻有差莫敢譁事聞上語輔臣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特遷敷文閣待制明年召對首論淮東邊備六要地上嘉之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脩國史累遷翰林學士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

年爲一書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奏事言新政宜以十漸爲戒上曰浙東民困於和市卿往爲朕正之邁再拜曰誓盡力提舉玉隆萬壽宮明年再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文敏邁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躋貴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邁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治通鑑凡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欽宗紀本之孫覿附耿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朱熹以王介之論言佞臣不可使執筆蓋指覿也

崔縱字元矩臨川人登第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高宗將遣使通問二帝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縶莫肯往縱毅然請行乃授試工部尚書比至金首責以大義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不少屈久之金人許南使自陳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誘以官爵縱恚恨成疾竟握節以死

論曰宋有女真虎狼之與隣也聘問之使率虛禍惟虜是從曾弗顧君命與天地間之名義如鄭望之宇文虛中何足算矣王倫屢往復屢羈留竟從容就死不肯屈而臣之謂市井無行能如是耶朱弁張邵洪皓崔縱並

完節不爲大宋羞而皓留最久方之蘇武無媿然武嘗
不及嗣論者猶謂漢薄皓之譴乃不免於其身高宗眞
少恩哉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何鑄　王次翁　范同

楊愿　樓炤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進士第歷官州縣累遷御史中丞命鞫岳飛獄無反狀以白秦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彊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時金遣使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宮太后鑾輿須大臣祈請乃擢鑄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爲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顏眞卿使李希烈也既返

命檜諷万俟卨論鑄私岳飛爲不反擬竄鑄嶺表高宗不從止謫徽州時朝臣有使金還者言金人詢問何鑄於是復起鑄知溫州未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力辭再遣使金使事秘不傳既歸報命復許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月竟與祠卒鑄孝友廉儉既貴無屋可居力辨岳飛之冤似與檜異然其論趙鼎李光周葵范冲孫近諸人未免迎望風旨至於慈寧歸養梓宮復還雖鑄祈請之力而金謀蓋素定矣先是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難自己發故使檜盡室航海而歸密有成約紹興以後我師屢

覘金欲和益堅至是遣鑄銜命蓋檜之陰謀以鑄嘗識岳飛獄而飛竟死使金知之而其議速諧也鑄死四十餘年謚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改謚恭敏

王次翁字慶會濟南人入太學禮部別頭試第一歷廣西轉運判官召對不合旨出知處州乞祠歸寓于婺呂頤浩帥長沙辟爲參謀官頃之乞致仕秦檜召還道出婺次翁見之樓炤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再相次翁貧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檜居朝累遷御史中丞金人敗盟入侵次翁爲檜言於高宗謂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檜德之事在檜傳先是檜兄子與其內兄王㬇

以恩幸得官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檜旨乞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由是二人驟進次翁既論罷趙鼎檜忌其復用令次翁又言之鼎遂謫居興化軍所而以何鑄言謫鼎漳州檜意猶未厭次翁又言之遂安置潮州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上司觀望檜與次翁子姪多預選士論大駭金人敗于拓皐檜召三大將除樞府罷兵柄次翁歸語其子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太后回鑾次翁為奉迎扈從禮儀使初太后貸金于金使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翁以未得檜命且懼檜疑其私相結約欲攘其位堅不

肯償相持境上凡三日中外憂慮副使王暎貸金與之太后歸泣訴于帝帝震怒欲誅之次翁先白檜檜力爲營救奏爲報謝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立中宮奏爲用寶副使帝終惡之檜諷次翁辭位遂以資政殿學士奉祠引年歸居明州檜憐之餽問不絕卒贈宣奉大夫錄其諸子親族檜擅國十九年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登第再中宏詞科歷吏部員外郎與秦檜力主和議累遷給事中紹興十一年檜再主和議患諸將難制同獻計於檜皆除樞府罷其兵權帝召同入對復以爲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兼修實錄同

始爲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檜忌之万俟卨因論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執於稠人中貪天功以爲己有遂罷與祠檜意未已卨再論責授祕書少監謫居筠州再復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

楊愿字原仲宣和末補太學錄二帝北遷愿奔元帥府勸進辟爲屬高宗即位歷越州判官秦檜薦之召改樞密院編修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踰月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脩玉牒未幾罷奉祠初高閌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翌日又問檜檜疑閌所薦以語愿愿嗾李文會攻閌去滕州

守臣言遷客李光作詩諷刺時政愿傳會其説再謫光
文會既升西府愿覘檜意稍厭劾罷之後二日愿遂補
其處愿希檜意附下罔上未幾亦斥天下快之起知宣
州王牒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康府愿守宣城也表弟
王炎調蘄水令過之酣中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
頃歲所通書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
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愿移守宣監司大合樂守卒皆
怠炎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撓卒

樓炤字仲暉永康人登進士第歷右司郎中紹興二年
秦檜罷相炤亦以言者論去累擢中書舍人與勾龍如

淵並命尋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九年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還朝以親老求歸省于明州許之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入見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爲李文會詹大方所劾與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卒謚襄靖炤蚤附蔡京改秩爲臺諫所論其後立朝至位二府皆與秦檜同時其宣諭陝西妄自尊大或者論其好貨失將士心云

論曰秦檜以和虜要君權勢震赫鄙懦之夫率黨附爲身圖如何鑄輩五人雖因之一蹴要途竟亦不免廢黜可

爲不知義命者之戒矣

勾龍如淵　羅汝楫　蕭振

尹穡　薛弼　梁汝嘉

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人勾姓本出古勾芒高宗卽位避御名更勾龍氏徽宗時登上舍第沉浮州縣二十年張浚薦於高宗召試館職歷起居舍人嘗進所爲文三十篇帝曰卿文極高古更令平易盡善後因進對帝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多艱澁惟用意淵深而造語平易此最難者累遷御史中丞先是檜力主和多上書諫止者檜患之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

討而邪說橫起盡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遂矣檜大喜卽擢如淵中司如淵嘗與施廷臣忿爭廷臣謂如淵有指斥語帝頗不悅初如淵與莫將及廷臣皆力主和議緣此得擢用張燾晏敦復上疏專以三人為言如淵入言路卽劾二人至是與廷臣俱罷其後檜擬如淵知遂寧府帝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兩奉祠卒如淵始以張浚薦召而終乃翼奏檜擠趙鼎雖呂本中遂劉大中王庶爲世所少云

羅汝楫字彥濟歙縣人登進士第高宗時歷殿中侍御史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罷其樞莞朱芾李若虛嘗

爲飛議曹主帥有異意而不能諫又言飛獄具寺官聚斷咸謂死有餘罪寺丞何彥猷李若樸獨喧然以衆議爲非皆坐黜劉子羽知鎮江上言和好非久遠計宜及閒暇爲備檜風汝楫論罷之汝楫累遷侍御史求去益力遷吏部尚書充國信使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秩滿請祠居憂卒累贈開府階六子皆有文顥字端良尤博學好古朱熹特稱重之有小集十卷爾雅翼二十卷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人疑飛之憾不釋云

蕭振字德起溫州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歷婺州教授改

秩乞祠以執政薦拜監察御史明年以親老累章乞補
外高宗不許遂除提點浙西刑獄尋召爲宗正少卿俄
擢侍御史振本趙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劉大中
與鼎不主和議振遂劾大中以搖鼎大中旣出振謂人
曰趙丞相當自爲去就鼎遂罷後振知紹興府改兵部
除徽猷閣待制知湖州將行白檜曰宰相如一元氣不
可有私私則萬物爲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
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
實右則病矣檜囑以私事又不克盡從以親老乞祠許
之後知台州以楊煒在獄供涉鐫秩謫居池州逾年詔

除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安撫制置使帝嘉振治行謂宰臣曰四川善政近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加敷文閣學士卒振兩爲蜀守威行惠孚死之日民相與聚哭於道振居瀕江自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名其江爲蕭家渡云有文集二十卷

尹穡字少稷建炎中與自北歸南紹興末與陸游同爲樞密院編修官召對稱旨並賜進士出身孝宗獎用西北之士除穡監察御史尋爲右正言明年除殿中侍御史歷遷諫議大夫上書者攻和議之失且言穡專附大

臣爲鷹犬如張浚忠誠爲國天下共知檜不顧公議妄
肆詆誹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相與表裏以成姦謀皆
可斬上雖怒言涉而一時主議之臣與檜皆相繼廢黜
先是胡銓亦力排和議大臣不悅命銓與檜分往浙東
西措置海道二人挈家以行爲言者所劾遂皆罷
薛弼字直老永嘉人登進士第高宗時爲湖南運判進
直秘閣王彥自荆移襄遷延不即赴彥所將八字軍皆
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彥殊不
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彥感悟即日
出境除岳飛參謀官又除戶部郎官再知荆南遷秘閣

修撰陝西轉運使以左司郎官召知虔州移黃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詔升弼集英殿修撰與守臣莫將兩易其任弼至郡凡四年而賊平後知廣州擢敷文閣待制卒初秦檜居永嘉弼游其門弼在湖北除盜歸功于万俟卨檜誣岳飛下吏卨以中司鞫成其獄朱芾李若虛坐嘗爲飛謀議奪職惟弼得免且爲檜用至從官云

梁汝嘉字仲謨麗水人以外祖何執中任入官累遷權戸部尚書兼江淮荊廣經制使汝嘉素善秦檜殿中侍御史周葵將按之汝嘉詰給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

將論君待聘亟告檜徙奕起居郎奕入後省出疏示待聘曰梁仲謨何其幸也待聘始知爲汝嘉所賣汝嘉求去以寶文閣直學士奉祠未幾以學士知明州兼浙西沿海制置使更溫宣鼎三郡復奉祠以歸卒

論曰自昔權奸斥逐異己之士必假手於言責其甘心爲用壞公議以苟富貴非鄙夫誰忍爲如勾龍如淵羅汝檝蕭振之黨秦檜尹穡之黨湯思退視万俟卨王次翁輩何殊耶薛弼梁汝嘉雖非諫列均爲檜腹心而弼於主帥之寃曾不動念無重媿胡閎休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六